



幸福的时代

XINGFU DE SHIDAI

馬加 安波 等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幸福的时代

馬加 安波等著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1963年·沈阳

幸福的时代

馬加 安波等著

☆

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（沈阳市大西路二段同心里12号）辽宁省文化局书刊出版业登記証出字第3号
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

850×1168毫米幅·32开印装·69,000字·印数：10,001—30,000 1962年7月第1版
1963年8月第2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0158·298 定价(6)0.40元

目 录

幸 福	安 波(1)
上海行	安 波(10)
詩与友情千古垂	安 波(18)
梦过睦南关	安 波(37)
記广州农民运动講習所	馬 加(41)
石林之歌	馬 加(46)
金花的故乡	馬 加(53)
鹿回头村一老人	馬 加(60)
幸福的时刻	思 基(67)
西湖即景	于 敏(80)
大海, 閃着灿烂的金光	蔡天心(88)
海 边	江 帆(97)
浩气如虹	陈 森(106)

幸 福

記一百一十九岁老艺人王維林会见毛主席

安 波

幸福，这的确是古往今来一个最有吸引力的詞儿。世間有各种各样的人，包括不同阶级、不同民族、不同职业与性格的人，莫不对它有好感，追求它，为得到它而欢歌，为失去它而难过……

帝国主义者与修正主义者，也講“幸福”，也追求它。但是，我們很清楚：同一个“幸福”的詞儿，它对不同的阶级却有着截然不同的内容和体会。帝国主义者、资产阶级、地主阶级所追求的“幸福”，远不是我們所追求的幸福！他們把建立在亿万人民痛苦基础上的享乐叫做“幸福”。而我們世界一切物質文明的創造者——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所追求的幸福，却是比他們不知高多少万倍！如果把我們的幸福比做高山峻岭，那他們的所謂幸福也絕不是土丘、小坡，只不过是粪堆、膿泡而已。

• 1 •

难道这样說是过甚其詞么？不信，請看这位一百一十九岁的老艺人会見毛主席的故事。

二

王維林老先生生在道光二十二年（一八四二年），屬虎的，河北霸县人。他经历了清朝的 道光、咸丰、同治、光绪、宣統等年号；以后是旧中国，还夹一个伪滿，真是飽經滄桑，备尝忧患。最后他看到解放，一直活到今天——新中国，毛澤东时代。

王老先生在七岁时因为家貧，衣食无着，被父母送到了保定府的“老三庆和”戏班学戏。那时京戏还未形成，他学的是河北梆子武生。学戏时挨打受气自不必說，到十一岁出科了，倒也曾經轟动一时，被称为“十一紅”。那时他进过京城，到过上海，游过黄鹤楼，走过汴梁府。《武松打店》《伍子胥逃江》《麟童山》都是他的拿手好戏。

但是到了十九岁时候，他的嗓子“倒嗆”了，他的师傅再也不讓他唱戏，以后就改为打鑼。他对于这一新业务又发生了兴趣。由于他不断地刻苦钻研，不久成績卓异，因此“十一紅”的綽号就被“王大鑼”所代替了。

王老先生十六岁娶了亲，但在十八岁时就經受了丧偶的不幸。从此，他孑然一身，飄零四海，他的鑼声从黄河敲到长江，又从关內敲到关外，最后流落到了沈阳。

王老在旧社会里頗懂得洁身自爱，他不吸烟，不喝酒，从来没有胡作非为过。他的劳动所得除了解决自己的吃穿之

外，不是支援了落魄的艺人，就是救济了无告的穷人。

但是象这样的一位善良有技艺的老艺人，在旧社会的遭遇是怎样的呢？

“唉！说起旧社会，那还能提么！”老先生老眼潮湿，感慨万千地说：

“有钱有势的，哪还把咱唱戏的看成是人来！是‘下九流’！要怎么欺负就怎么欺负！”接着，老人就会告诉你一系列的“人压迫人，人剥削人”的不平。比如，见了小小的县官也要把膝盖当脚走；种地的没吃粮，织布的没衣裳，打鱼的没腥吃，盖楼的住草堂；衙门口朝南开，有理没钱别进来，定要走进来，准是棍棒挨；军阀官僚，土豪劣绅，横行霸道，似鬼非人；当然，老人最难忍的还是有钱有势的对艺人们的侮辱，当他在九十多高龄的时候，竟还挨过伪满特务的毒打……的确，旧社会里，他老人家不知道忍受了多少不能忍受的气，常常把对敌人的愤慨、咒骂压在心底，或者只在极少数的亲朋中发泄几句。

“什么时候才能有一个讲公道的世界呢？我盼哪！”

老人家日盼夜盼，终于在过了百岁以后盼来了新中国。从此以后，王老先生就受到了人民政府的不断照顾。

受人照顾，对于劳动人民来说，却是不好受的，“我不能帮助国家，还要给国家添麻烦！”这是老人家心里的语言，而从他的行动表现出来的，却是继续从事他的艺术劳动——打锣，并且不断地响应政府的号召，在三反、五反、抗美援朝、镇压反革命历次运动中，老人家都站在前头，同人

民的敌人、同危害人民利益的人作斗争。

生命，只有当这个人感到社会对他的需要、他对于社会有义务的时候，才有意义。王老从解放后的生活感受中、从斗争中越来越觉得生活的乐趣了。

一九五三年的一天，有一个人开玩笑地问他活多少岁，老人家干脆回答他说：“在毛主席领导的新国家里，老人越活越年轻，我要一直活下去，总有一天我要看到毛主席！”

“好啊！”

老人的话引起周围的人热烈喝采。从人群里突然走出一个人，他掏出本子和笔来：“老先生，请你再说一遍！”

三

自从那位记者写了通讯报道在报上发表了以后，不知有多少人来访问过他，问候过他，不知向他表示过多少爱护与敬重，省长、市长、区长都常常来看望他。老人家赤子一般的心得到了春风化雨般的抚育。用他自己的话说：“真是心花怒放了！”但是，他有一件事耿耿在怀、念念不忘，这就是：什么时候能看见领袖毛主席呀？

老人家这般心思对谁也没有讲过，他只是日里想、夜里想，一个人在琢磨。又不知经过多少日夜，办法终于被老人琢磨出来了，“对，就是这个主意！”

他偷偷地剪下了报上自己的照片和通讯，又偷偷地请邻居写了一封信，一起寄给毛主席。老人家不识字，他不能判

断那封信到底写得怎样，反正他心里却是明明白白的：

“敬爱的领袖毛主席，我什么时候能够看见你呀？”

从此以后的几天里，老人的心里不能平静：一方面是盼望，盼望，强烈地盼望；但另一方面又是：“主席那么忙，能看到我的信么？能回答我一声么？”

一天，街道委员会来了一位同志。

“王老，中共中央给你来信了！”

嘿！街坊邻居一片喝采声、赞慕声，王老乐得也不知说什么好，只是拍巴掌，前俯后仰。

中共中央办公厅的来信转达了毛主席的关怀，要他老好好在家，保重身体，争取更加长寿。老人兴奋得睡不着觉了，究竟有什么法子才能表达他感谢党中央、感谢毛主席的心意呀！

*

*

*

一九五四年，一条巨龙在呼啸蜿蜒地前奔。它穿过了雄伟傲然的长城，冷风习习的海岸，人烟繁华的城市，片片的绿野良田，终于在北京站的站台上停下来。从车上走下了一位颤巍巍但又精神矍铄的白发老人。

老人走出了熙熙攘攘的车站，走到了巍然高耸的前门城楼之前。他坐了一辆車，徑向一个最神圣、又是最美丽的地方駛去。

老人走进了一座朱漆翠雕的大门，又在一个清波涟漪的湖边、一条鲜花夹道的坦徑中向前走。

老人终于走进了一座会客厅。

老人剛跨进門檻，一位世界最偉大的人，亿万人民日日夜夜怀想和敬仰、把一切願望都交付給他的人，立即站起来了。

“哎呀，你老来了，快坐吧！”

但是老人並沒有坐下，主席与其他三位首长也全都沒有坐下。老人家真是后悔：为什么那时不立即坐下来呢！

話都是站着說的。

什么是最甜的撫慰，最高的奖賞，最大的荣幸，过了一百年孤苦伶仃生活的王老人这一次全都感到了！显然他的心在跳动，但，什么語言能够描述他这种跳动！王老說不出来，誰也說不出来。

“送你到敬老院怎样？”主席亲切地問他。

“不，当我自己还能劳动的时候，为什么要进敬老院呢！我要把省下的錢用来帮助国家修鐵路，好早一点解放台湾！”

主席十分高兴地点了头，并从抽屜里找出一件最珍貴的礼物。

“留作紀念吧！”說着拔出笔来在上面写了三个金光灿烂的字：

毛 澤 东

老人恭恭敬敬地双手接过来。

他的心跳动得越发剧烈了。

四

在人口众多的大城市沈阳，有一間最普通的住宅，在那里突然放射出灿烂的光輝。

多少街坊邻里来观光，来瞻仰挂在王老牆上的这张最神圣的照片，滿屋子挤滿了人。接着街道委员会也来了人，劝他退休，但王老却坚持了自己向主席所說的願望。从此，他的鑼打得越发响亮了，整整又打了三年，完成了一百一十一年的工龄。

人人都認為王老心滿意足了。的确，他真該心滿意足了。但是王老真的沒有更高的願望了么？不，沒有願望怎样活着！王老是有更高的願望的。

这就是：什么时候能再看見一次給了他长寿和最大幸福感的、最敬爱的人呀？

一次，他竟然看見了他最敬爱的人正在拿着鉄鍬与成千上万的“民人”在一起劳动，老人禁不住喊出声来：

“主席呀，主席！”

但是他的話尚未完全脫口，便意識到了周圍全是观众，可是感动的电流立刻通过了他的全身，促使他流下了既动心而又欢喜的眼泪：“怎么能讓主席老人家劳动呢？”“在哪个朝代，哪一个国家，最高領袖能和千万‘民人’在一起劳动呀？”

老人自从看了这场电影以后，日思夜想，他的更高願望也更加强烈了。

*

*

*

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，王維林老先生的更高的願望和理想又一次實現了！欢呼吧，王老！欢呼吧，全中国的劳动人民！在毛澤东的时代里，我們一切合理和善良的願望，都有可能变成现实。

一百一十九岁的老艺人王維林同两千多位文学艺术界的代表們一起，又一次会見了我們最敬爱的領袖毛主席！

两千顆飞騰的心、四千只不能自主的敲拍的手掌、几万声“万岁！万岁！”的震天欢呼，迎接了我們領袖的来临。

領袖以最亲切的笑容和頻頻的招手向大家走近。

过来了，过来了！領袖越走越向代表們走近，越向王維林走近。

“主席呀，主席！”

在春雷震耳、山呼海嘯声中，主席的目光开始投向了王維林。老人从人群里冲出来，向領袖的身上扑过去。

“主席呀，主席！”

主席的双手拉着老人的双手，搖晃着、搖晃着。

主席笑容滿面，低头向老人說了几句什么，老人也仰头向主席說了几声什么。老人用手摸摸自己的心胸，然后又去摸摸主席。

“主席呀，主席！”

五

老人回到了旅館以后，比往常更年輕了，眉也开了，眼

也笑了，时而拍起巴掌，时而捋起胡须。入夜，尽管医生给他服了镇静剂，但老人仍然迟迟不能入睡。

老人想了些什么呢？是想起沈阳解放，苦尽甘来的一天，还是想起“老少赛龙舟，旗开得胜”得意的一日？是想起老省长来访，促膝谈心的乐趣，还是想起好街坊给他送米送柴的情谊？是想起同业们的亲切关怀，还是想到了新一代的百花盛开？……

次晨，老人只用了一句话，总结了他一夜汹涌的思潮：

“同志，没有共产党和毛主席，我怎能有今天哪！你们怎能有今天哪！”

*

*

*

幸福，这确是一个古往今来最有吸引力的词儿，但是，什么人能真正懂得幸福，能懂得真正的幸福，从老艺人王维林会见毛主席的故事中，就可以找到答案。

上海行

安 波

民航机在三千公尺以上的高空飞行。茫茫的云海有着莫测的变幻：一会儿好象千万朵大白蓮花在清彻晶瑩的海洋里竞开，一会儿又如滾滾騰騰的大綿羊群在碧綠无垠的草原上游动。天空，多么誘人富于遐想啊！但仔細分析，不論想得多么玄虛，却总与大地有着千絲万縷的联系。

“看！眼前就是泰山。”女乘务員低头向乘客們介紹。

果然不久，五岳之长馴順地从机旁展現出自己的面影。看，那不是“日观峰”？那不是“三十三层天”“南天門”？我依然記得三十年前曾游历过的“孔子小天下处”，而今它何处去了？不过是匍匐在大地之上再也不能引起飞机上人們的注意罢了。

我們的祖先曾有多少人向往过高空啊！压迫者做过无数的神仙梦，被压迫者也把解除痛苦的希望寄托于“天国”，然而他們在一百年前誰也沒有上来。还是将近千年前的詩人苏东坡在这一問題上有所觉悟。如：

明月几时有？把酒問青天：
不知天上宮闕，今夕是何年？
我欲乘風歸去，
又恐瑤樓玉宇，高處不勝寒。
起舞弄清影，
何似在人間！……

（《水調歌頭》）

真正上了天的是我們現代人，而且加加林、季托夫竟然破天荒地進入了宇宙空間。他們自然是最有幸福感的。即使是我們普通的民航旅客，又何嘗沒有幸福感呢！

然而，真正的幸福感却不是產生在天上，而是在人間，人間！

* * *

飛機在著名的龍華機場落下來。我與王、李二同志提着行李，走出倉門，在平坦光潔的機場上邊走邊看：人們是陌生的，而面容却是親切的。我們緩步走進候機室，女服務員急忙前來招呼我們，問我們向何處去，有無車輛。我們正要回答時，已有兩位熱情的朋友親自開車來接我們了。

車在一條條僻靜的、繁華的街上行駛。我留心地從車窗向外觀察行人：男、女、老、少，他們全是衣着朴素、神態恬然，往來井然有序。他們與馬路旁成排的綠樹、淨窗明壁的座座樓房，構成一幅非常勻稱而美麗的街景。

“这是上海么？”我不禁第一次地对自己发出了这样奇怪的問題，同时脑海立即浮現出二十五年前的情景：

那时我还是一个不滿二十岁的青年，第一次孤身从北方来到了大上海的街上。呀，那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呀！一片吵吵嚷嚷，到处你挤我闖，这里有人在打架，那边有人在斗毆。成群的叫化子跟在一个“洋大人”的身后，突然后者的司提克一掄，前者又紛紛散去。我上了电車，但因一派乡下气，几次被推了下来。我怀着鉛样的心在大街上徜徉：我走进了游艺場，險些儿被恶棍們拉走，我走进一家旅館，那里又是賭博淫蕩之窟。唉，我往哪里去呢？我从租界穿过鉄柵門走进了南市，又从南市走回来。然而鉄柵門閉了，橫眉豎目的外国警察正在搜查每一个行人……“唉，我往哪里去呢？”

“还是到这里来吧！”

車嘎然而止。同行的朋友欢笑地回答了我的独語，这时我才从梦境中醒来。

“同志，你到了××飯店。”一位白衣服务員从一座高楼的大門石阶上走下来，滿面笑容地迎接了我們。

*

*

*

这次只能在上海逗留两日，日程如何安排呢？除了工作而外，我們只能选择最必要而又最饒有兴趣的地方一游。

首先是去逛百貨商店。我們要买的东西并不多，而想看的東西倒不少。我們串了这家串那家，逛了这店逛那店。看到的貨色是多样的，而看到的风尚却是統一的：售貨員們个个和顏悅色，礼貌甚周。“百拿不厌，百問不煩”的口号，

他們不是写在紙上，而是写在行动上。我們走进一家古旧书店，四壁书架上的图书供你自由翻閱与選購，不選購的也絕沒有人来劝止。我立刻呼吸到一种气息：信任、感謝与友誼。

接着我們去游了“城隍庙”，这也許是我国最大的攤販市場。到了这里几乎可以无遺漏地喚起你对于日常生活需要的記憶：瓶子塞、螺絲釘、夹肉刺的小鉗子、卷燙发的竹夾子、衣服架、袜模子、倒醬醋用的漏斗……只要你到了这里，掉了一个鈕扣可以有人給你縫上去，坏了一个衣領可以找人給你补起来。旧的可以翻新，破的可以还原。只要你需要的，市場都早已想到，而市場所想到的却常常出于你的意料。……这样的市場又怎能不引起顧客們的興趣呢？

夜間，我們走进了著名的游艺場“大世界”，这里是真正的百花园！从南方到北方的著名剧种几乎应有尽有（共有二十种左右）。观众只消买一張票，便可选看任何一場戏，看到一天开放的任何时候。这难怪假期中的工人同志与市郊来的农民弟兄，不論进門或出門，都要在“哈哈鏡”前嘿嘿地笑上几声了。

我們回到了旅館，甫进房門，服务員同志就端上一杯香噴噴的热茶。“还有什么需要么？”沒有，那么“晚安吧，同志！”

“这是上海么？”我躺在床上，脑子里又涌現出这个奇怪的問題。

*

*

*